

近代名人丛话

郑逸梅 著

中华书局

出版说明

郑逸梅先生（1895～1992）是海内外知名的文史掌故大家。自 1913 年起，他就在报刊发表文字，至耄耋之年仍然挥笔不辍，成就一段文坛佳话。其笔下著述，多以清末民国文苑轶闻为内容，广摭博采，蔚为大观，成为了解近现代文艺界情形的宝贵资料。郑先生早年作品多用文言，简练含蓄，饶有风致；晚年炉火纯青之作，则用白话间以文言，笔墨卷舒之中，人情练达之处，皆能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这些作品以别具一格的小品文体和雅俗共赏的风格，赢得了各界读者的喜爱。

郑逸梅先生生前结集成书四十余种，去世后，其家人又从遗稿中整理出若干著作行世。然凡此单行本多出版有年，坊间已不易寻见。今中华书局征得作者家属同意，择其代表作品，汇辑为《郑逸梅作品集》，以单行本形式陆续印行，以飨读者。

《近代名人丛话》，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初版。今据初版重新录排，并酌加校订，插图亦多所增补。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5 年 1 月

目 录

前 言	(1)
任伯年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1)
赵撝叔书画双绝	(12)
画坛寿星朱屺瞻	(27)
章草巨擘王遽常	(44)
一百一十岁人瑞苏局仙	(61)
叶恭绰的收藏	(72)
南社耆宿叶楚傖	(86)
南北两大藏石家	(99)
“三吴一冯”冯超然	(112)
谢玉岑与王春渠	(124)
记朱大可朱其石昆仲	(135)
江南义士刘三	(150)
金松岑创作《孽海花》	(165)
报坛耆宿钱芥尘	(181)
蒋维乔的气功学	(192)
民族诗人钱名山	(203)
刘公鲁家藏双忽雷	(215)
一代词宗夏承焘	(227)

《清稗类钞》作者徐珂	(238)
《金钢钻报》施济群	(250)
樊少云艺术世家	(263)
词章名手王西神	(275)
江南蘋画从陈师曾	(287)
周瘦鹃回忆紫罗兰	(301)
天虚我生陈定山父子	(313)
《茶花女》译者林琴南	(327)
著《海上繁华梦》的孙玉声	(332)
铁线篆圣手陈季鸣	(343)
马公愚及其弟子施剑翘女杰	(352)
艺术大师朱复戡生平	(362)
郑逸梅自传	(374)

前言

人物掌故一类的书，我是素所喜阅的，尤其对于近百年来的人物，更感兴趣。这犹如自家的先尊，受其教养，趋庭怀恩，当然是很亲切的。至于曾高祖辈，往往未能晤面，就未免疏远了。可是人寿几何，即数十年前的人物，能聆其清诲，挹其丰采，其人也得在耄耋以上了。耄耋以上的人，往往老态龙钟，双目昏花，不能执笔。幸而天假我年，虽已九十有七，但记忆力尚未完全衰退，思维健全，白内障还未至最严重阶段，犹朝斯夕斯，能从事述写。我生于上个世纪，经过清代、辛亥革命、洪宪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民国时代、抗日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往所见所闻，历历在目。这许多，在中青年是不易知道的，我应当把它记述出来，告诉后人，否则随着老人逐一故世，这许多历史掌故史，实也因此而泯灭，岂不可惜。乘此秉烛余明，头脑尚不迟钝，留些祖国精神遗产给下一代，这就是我晚年写作的目的。我耕耘笔坛已近八十个寒暑，迄今写作不辍，据悉是国内外较为罕见的。

有关撰写近代人物掌故，已刊印了《南社丛谈》、《艺坛百影》、《文苑花絮》、《梅庵谈荟》、《逸梅杂札》、《清末民初文坛轶事》、《人物和集藏》、《掌故小札》、《艺林拾趣》、《逸梅随笔》、《逸梅闲话二种》、《清娱漫笔》等十余种单行本著作，都是在近十

余年来陆续出版的，约近三百万言。最近又成《近代名人丛话》，约二十余万言，由儿子汝德代为收集资料，协助整理。适神交有素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詹静尘同道，有事来沪，枉顾敝舍，对拙稿颇为赏识，蒙不弃葑菲，愿为刊一单行本，认为此书有裨于史料，有益于老中青读者。在当前出版事业不景气之际，四川人民出版社为我国整体文化事业着想，是很难得的。前人所谓“四美俱，二难并”，在此虽称不上四美，可是二难并，则是当之无愧的。

九七叟郑逸梅

一九九一年春

任伯年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一九九〇年为大画家任伯年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中国美术家协会丁羲元继《虚谷研究》之后，撰写了《任伯年年谱》一书，附论文、珍存、作品，藉以应时，这是很恰当的。

我撰写一序，涉及任氏掌故，爰摭录于下：

沪上园林，饶有水木清嘉之美，当推豫园为首屈一指。我曩时赁庑城南，辄徜徉疏散其间，深觉冬蕴春敷，夏茂秋瑟，四时各有景色，迄今投老残年，杜门不出，但园林的机趣曲邃，纳爽开襟，犹萦之于怀。尤其点春堂上高悬一幅任伯年的《观刀图》，给我印象更为鲜明，那线条的流畅，神情的英俊，确非大手笔不办。三任画派，影响后代较大，所谓三任，乃任熊（渭长）、任薰（阜长）、任颐（伯年）。从辈分而言，伯年较晚，可是他别辟畦径，识者的评价，却以伯年



徐悲鸿绘任伯年像

为最突出。

当我居阜民路时，屋主孙子山，和伯年的哲嗣董叔为莫逆之交，因得闻伯年的往事。子山喜谈人往风微的故事，偶尔谈到任伯年，我欣然命笔，写入我的《小阳秋》中，略云：伯年为人，不修边幅，画人物花卉，仿北宋人法，纯以焦墨勾勒，赋色秾厚，颇近老莲。后得八大山人画，更悟用笔之妙，虽极工细之作，必悬腕中锋，自言作画如颐，差足当一写字。间作山水，沉思独往，忽而有得，疾起捉笔，淋漓挥洒，气象万千。书法亦参画意，奇劲异常。寓沪城三牌楼附近，称且住室，卖画为活。邻有张紫云者，善以紫砂抟为鸦片烟斗，时以紫云斗称之，代价绝高，为工艺名品。伯年见之，忽有启发，罗致佳质紫砂，为作茗壶酒瓿，以及种种文玩，镌书画款识于其上，更捏塑其尊人淞云一像，高三四尺，须眉衣褶，备极工致。日日从事于此，绘事为废，几至粮罄，无以为炊。妻怒，尽举案头所有而掷之地，碎裂不复成物。仅得留存者，即淞云像一具耳。伯年徐徐曰：此足与陈曼生争一席之地，博利或竟胜于丹青也。

吴昌硕学画于伯年，时昌硕年将大衍矣。伯年为写梅竹，寥寥数笔以示范，昌硕携归，日夕临摹，积若干纸，请伯年正定。伯年视之，则竹差得形似，梅则臃肿大不类，伯年曰：子工书，不妨以篆隶写花，草书作干，变化贯通，不难得其奥诀也。昌硕从此作画甚勤，每日必趋伯年处请益。伯年固性懒，因此画件常搁置，无暇再事挥毫，妻又恚甚，欲下逐客令，伯年一再劝止之，始已。世俗认为昌硕和伯年的关系为友而师，实则伯年颇喜奖掖后进，不以师道自居，那么关系是师友了。伯年精绘人物，

尤多写像，曾为乃翁淞云画了多帧，又为昌硕画《酸寒尉》、《饥看天图》、《蕉荫纳凉图》，传神阿堵，为其生平得意之笔。此外并喜画粉黛蝉娟，或谓伯年画仕女有欠姿媚，我却别有所见，费晓楼、改七芗着笔纤柔，其美在容，伯年涉笔浑朴，其美在骨。或有以伯年画罕有题识为憾，我又认为伯年画，其布局中充溢着诗的情趣，不须再赘韵语。我家所藏伯年的花卉，着墨不多，而轻微澹远，耐人玩索。奈于十年浩劫中失去，为之嗟惜不置。

我和作者丁羲元的订交，亦可资谈助。当时鉴赏家钱镜塘尚在世，藏伯年画很多，卜居慕尔鸣路159弄，楼头轩爽，四壁都是书画，琳琅满目。且悬画按着季节，时常变易，如春梅盛放，就是悬着许多梅幅，都是明清人的杰构（有一次，悬伯年画梅，设色很冶丽）。他又在庭院中杂栽盆花，把绿萼梅、胭脂梅等供置几案，使画中的花和盆中的花相映生辉，顿使一室充满着芳郁的青春气息。到了夏秋，递及寒冬，也就把荷菊松竹及山茶等的盆栽，配着应景的丹青妙迹，幽秀之致，使人挹之不尽。羲元是镜塘家的座上客，我去观赏，恰和羲元相值，一见如故，握手欢然，此后频通音问。他曾在北京文化部中国美术研究院攻读中国美术史，研究任伯年，致力很深，著有《谈任伯年的艺术道路》、《任伯年艺术论》等，又经十多年的暝书晨钞，搜讨追溯，撰成这部《任伯年》一书，载画约100帧，多有从未发表者，煌煌炳炳，蔚为巨册，这是艺术界的一大贡献。于付梓之前，爰识数语如此。

任伯年，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生于浙江山阴县（今绍兴）。初名润，后改名颐，字伯年，一作柏年，号次远，谓仅次于华亭画家胡公寿（公寿名远，以《云山无尽图》著名）。

又号小楼，追摹乌程费丹旭的《仕女图》（丹旭，字子茗，号晓楼）。伯年十四岁到上海，即署小楼，因遭晓楼之子费余伯非议，遂不复用。晚署山阴道人、山阴行者、山阴道上行者。伯年父淞云，名鹤声，能画像，从山阴迁萧山，经营米业，喜读书，设肆临街，且读且贾，不以喧嚣辍止，尤善写真术。伯年画人物，耳濡目染，实植基于此。伯年曾为乃翁画像，由任薰叔题识，此轴现藏故宫博物院。淞云所居，为萧山航坞山（今坎山镇），离萧山东北45里，为三县交界处，称为三不管。徐悲鸿所著《任伯年评传》云：“任伯年，浙江萧山人，后辄署名山阴任伯年，实其祖籍也。”又伯年为胡公寿画《横云山民行乞图》，公寿自题：“萧山任柏年写。”伯年作柏年，仅此一见。

淞云的写真术，是有地方传统关系的，原来山阴、秀水等处，颇多以传神写真为生的，为明末清初曾鲸之派系。或评曾画，谓：“写照如镜取影，妙得神情，每画一像，烘染数十层，必匠心而后止。”曾字波臣，因称波臣派；淞云远绍其画法，伯年十岁，即授以写真术。薰叔有云：“垂老，值岁歉，乃以术授先处士。”伯年幼慧，不数年，即传其衣钵，客来访淞云不值者，能寥寥数笔，图来客的神态，淞云即知来客为谁，不必问其姓名。其熟察默记功能之强，从幼即练就了。

年十三岁在田陌间观两牛相斗，归绘斗牛图为写生之惟一成绩，据王一厅所述：“伯年父卒，六岁即转徙上海，尝作摺扇书任渭长假款于街头地上售之，适遇任渭长过，询问良久，终介绍伯年赴苏，随任薰（阜长）学画。”但传说颇有出入，或谓伯年遇渭长，不在上海，而在萧山。王伯敏所著《中国绘画史》，则谓伯年十四岁到上海，原在扇庄当学徒，一说“胡公寿代觅古香室安设笔砚”，那么所谓扇庄，即古香室了。总之，种种疑问，以年久难以证实，即《年谱》也是模棱两可，难下

断语。“伯年二十二岁，去诸暨包村逃难，在战乱中卷入太平军（拉伕）。”任薰叔题其父伯年四十九岁像，附记其往事，载上海《美术界》第三期，如云：

先处士年十六陷洪杨军，大酋令掌军旗，旗以纵袤二丈之帛连数端为之，几如儿臂之干，傅以风力，数百斤物矣。战时麾之，以为前驱。既馁，植干于地，度其风色何向，乃反风跌坐，隐以自障。敌阵弹丸，挟风嗤嗤，汰旗掠髻，或缘干堕，堕处触石，犹能伤人。尝一度弹猝至，及旁坐者额，血濡立殒，先处士无恙。军行或野次，草块枕藉，露宿达晨。赢粮蓐食，则群踞如蹲鸱，此岭表俗也。年才愈立，已种种有二毛。嗜酒病肺，捐馆前五年，用医者言，止酒不复饮。而涉秋徂冬，犹咳呛逆，喘汗潏潏，则陷赭军时道途霜露，风噎所淫且贼也。此影盖四十九岁所摄，孤子董敬识。

董叔所记，其父十六岁时，即公元一八五五年，此际太平军尚未进入浙江，董叔所记年岁有误，当属一八六一年。董叔又题伯年的《仕女图》云：“逊清咸同之交，先处士归自贼中（指太平军），襦被萧然，由吴会而甬而沪，凡三易厥居。”这幅有题识的《仕女图》，现藏上海朵云轩书画社。

伯年曾从任牧父刻印，传世之作有“颐庵”白文印，藏上海博物馆。又“任润”白文印，则牧父为伯年刻。

一度客镇海方樵舫家，樵舫之父本好客，优礼之，伯年亦不言谢。半年后将离去，谓当为主人画像，伸纸泼墨，寥寥数笔，成背面形，见者皆谓神似。伯年云：“吾襦被投止时，即无时不留意于主人之举止行动，今所传者，在神不在貌也。”他在镇海，一度馆姚梅伯家，曾为姚小复绘《小浹江话别图》，亦属精品。姚梅伯为旧时著名的红学家，小复，其子也。

伯年来上海，乃一八六八年冬，因陋就简，假豫园一椽而居，下为饲养之所，伯年倚窗观羊藉以写生，绘有《苏武牧羊图》，为成功之作。附近多鸟肆，举凡鸚鵡、虹鵒、绣眼、百灵，无不俱有，伯年伫立观望，久之，又尽得鸟之刷羽饮啄之态。其邻为春风得意楼茶肆，日往品茗，茶客之喧嚣，游女之妖冶，悉入其笔底，益复生动。

胡公寿寓居三牌楼，伯年亦移居其处，公寿为介绍古香室笺扇庄为其收件处。公寿主持钱业公会，为伯年延誉，不数年，画名乃大盛。为父淞云画像，公寿为补树石，盖纪念其父死于战乱中，其女任雨华出生。按雨华亦擅画，敝笥尚藏有其一小幅。徐悲鸿题伯年之《西施图》，涉及雨华事，如云：“吴君仲熊之祖火卿酷爱伯年画，继配伯年先生之女雨华。伯年既卒，遗鵒皆入吴家，及仲熊与余相善，知余笃嗜，遂悉举以赠，因在夙昔所藏精品之外，中多未竟之作。此幅为西施，清澈雅逸，前无古人，心感为何如耶！”那《西施图》、《梅妃图》、《三侠图》三帧，均藏徐悲鸿纪念馆。按雨华名霞，适吴兴吴氏，侨居沪上，人物花卉，得父真传，惟颇矜惜，不轻为人作，故流传甚少，载《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吴仲熊为吴氏后人，居新闸路清凉寺后，屋宇轩畅，室壁以巨幅玻璃为主，晶莹洞澈，别有气象。周瘦鹃和吴仲熊相交有素，瘦鹃编《紫兰花片》，仲熊出其所藏潘稚声所绘之十二帧彩色仕女，艳冶精致，作为十二期封面。我由瘦鹃介绍，频在吴家作客，仲熊擅画花卉，且为我画纪念册，惜“文革”中失之。

伯年曾客吴中，时任阜长亦在苏，为阜长画像，款称阜长二叔。又为胡公寿作肖像，又公寿夫人像，亦出伯年手。后皆归徐悲鸿。在苏与沙馥交往颇密，尝向沙馥习画草虫，时沙氏年三十有九，小像一帧，亦伯年所绘。按沙馥，字山春，画宗

改玉壶，与阜长各占一席之地于吴门，伯年画风，颇受其影响。影响更大的，则为胡公寿，初次卖画，客订购山水巨幅，伯年无把握，晚去胡家，胡指点助其成幅，因此，公寿有寄鹤轩，伯年以倚鹤轩为斋名。伯年与虚谷相稔，公寿为之作介。

中日文化交涉，伯年为先进人士，日本冈田篁所之《沪苏日记》，一再称述胡公寿、张子祥、任伯年，伯年为子祥所绘《蕉林追暑图》犹载《支那南画大成》。伯年又喜搜罗西洋人物风景画片及明信片，为数累千，以资参考。

《海上墨林》称：“伯年年未及壮，已名垂大江南北，后得八大山人画册，更悟用笔之法。”此八大山人画册，乃高邕之所藏。高邕之以书名，哈同爱俪园巨额，即出高氏手笔。为高树森长子，参李鸿章幕，家富收藏，尤喜八大之作，伯年与邕之商交，获观八大画甚多，得益良深，且为邕之写像，现藏上海市博物馆。

伯年作画，求其快速，有类于今之所谓流水作业。我同学颜文樑之尊人颜元，号纯生，摹有《任伯年画稿》，曾谓：“伯年极注重写生，平时外出，必备一手摺，遇有可写之人物花鸟之类，辄笔录之，夜于灯下钩画成稿，故画室画稿山积。且其作画法，是日画桃花燕子，则均画桃花燕子，明日或均画白头翁，其画艺娴熟，触处生巧。”又伯年对于己作，颇自矜重，铃印“任千秋”，以示必传无疑。有时却随意赠人，客有见其挥毫，赞不绝口，画成，即举手贻之，题款有时作蠡城伯年，或斋名颐颐草堂。为戏剧作画，前有沈泊尘，后有关良，不知伯年尤为始创，绘有《辛安驿》，神情毕肖。近代以画虎驰誉者，有胡郟卿、容大块、张善孖，伯年亦有虎幅流传，吴昌硕题之云：“山石荦确，河水汤汤，虎将渡耶？抑将有所畏耶？惜不能起伯年翁问之。”此图藏西泠印社。绝有趣者，其友章敬夫以活

鸡二馈之，伯年喜，画双雏以为赠，着笔工细，设色秾丽，当时沈景修且以之比美宋代梅行思之梅家鸡。伯年卒，章氏付诸装池，不意装铺疏检，被鼠残一鸡首及上款，怅恨久之，乃携图商补于钱吉生，吉生展卷，惊为绝作，欣然操笔，顿复归观。敬夫作诗题之，以示弥补之喜。又《吴昌硕印谱》有“画奴”一印，伯年常用之，昌硕款识云：“伯年先生画得奇趣，求者踵接，无片刻暇，改号画奴，苦自比也。”又《年谱》载，伯年为玉声作《顺风大吉图》，款署：光绪丙戌十一月长至节，山阴任伯年写应玉声主人之嘱。按玉声乃前辈著《海上繁华梦》之孙漱石，我犹及追随其杖履，我在彼处，曾见李伯元为刻孙玉声印，此印却未目睹。



任伯年绘《陔兰草堂图》

又《海上画语》载伯年趣事云：“粤商索画，屡候不遇。值其自外归，随之入，伯年即登楼，返顾曰：‘内室止步，内室止步。’相传为笑柄。”又《新语林》云：

任伯年，绘人物有声，求画者踵接，然性疏懒，且染烟癖，稽于濡毫，倍送润资，犹不即伸纸，绢素山积，未尝一顾。一日，戴用柏与杨伯润过其门，见一学徒倚门而泣，戴问故，曰：笺扇铺主人命送画资任先生家，请其作画，数月未就，铺主疑我没收润资，今日又命我取件，云如不得，必将处罚，故泣耳。戴闻之，甚愤，曰：画家可若是乎！受人资，不为人画。遂与伯润同入，任方卧榻，吞吐为乐，力责之，任不得已，即起执笔，戴与杨一人为伸纸，一人为调颜色，画顷刻立就，戴以付学徒，欣谢而去。

又一日，胡公寿对吴昌硕说：“你学画似乎太迟了！”当时任伯年在座，即云：“胸中有才华，笔底有气韵，迟些又有什么关系。”又伯年小名和尚，昌硕为刻“任和尚”朱文印，任画蔬笋为报，昌硕为题印款云：“和尚堕地三尺长，小名呼惯唯爷娘。人来仍学行脚装，不知者笑和尚狂，知者愿识任氏郎。和尚睡醒天昏黄，画禅自悦春灯旁……。”是印收入《吴昌硕印谱》。

又为岑铜士画像，亦足资谈助，铜士跋云：“去腊客沪城，与任伯年煮雪夜谈，伯年乘兴为我写照，时漏下二鼓，烛已见跋，乃折纸蘸油燃火，左手执之，右手运笔，不顷刻而成，见者咸谓得神似云。”铜士名锡光，与翁铜士为别一人，图尚存上海博物馆。时徐棣山筑双清别墅于沪北唐家弄，俗称徐园，有十二景，伯年与诸同道常雅集其间，曾为棣山画《猫石图》。我与棣山哲嗣徐凌云友善，犹为我谈及是画，且谓美商雍松一度放映电影短片，为电影传入我国之始，伯年为目睹最早电影

之一人，时在一八九六年。

又伯年与倪墨耕一段因缘，见我友丁健行之《墨林挹秀录》云：“倪墨耕在扬州，为王小某画铺之学徒，善画马，深得小某赞扬。后因伪造小某《豆棚闲话图》，被小某所责，墨耕惭，即日渡江走上海，先在豫园萃秀堂前席地鬻艺，适伯年过而见之，遂招之至家，为之引誉。墨耕受任画影响，参用其法，水墨竹石，设色花卉，腴润遒劲，擅胜于时，并工山水，于沪垂三十年，其画价倍于小某。”又王一亭，十八岁，师事伯年，任作有墨竹一幅，一亭画吴昌硕像于其中，且题云：“修竹数竿，任先生遗画，清风习习，亟貌缶翁于其中，距先生落墨时，已廿易寒暑矣。回首师门，清泪盈睫！”缶翁亦有题诗，缶翁者，昌硕也。又《芥子园画传》，伯年为增列名家画谱，作山水八帧，如《富春高隐图》、《女娲炼石图》等。

伯年于乙未十一月二日病逝上海，年五十有六。究促其寿命，有一原因。盖伯年素病肺，前一年，曾将历年鬻画所积二三万金，托其表姊夫在绍兴购置田产，以耀祖荫，不料其表姊夫妇好赌博，将款挥霍殆尽，而以假田契付交伯年，后经发觉，伯年悲苦欲绝，从此惮于作画。最后绝笔为《洗耳图》，高邕之为题，有句云：“近来怕听伤时表，终年遗留洗耳图。”是图现藏故宫博物院。

伯年后人任堇，字堇叔，曾梦至一处，琼宇玉楼，奇花异草，有羽士告以前生为第四嫩凉洞天第十二院院长，醒而异之，故自号嫩凉居士。工书，作孩儿体，益复有致，又自号能婴，间或作画，其最得意之作为《倚竹图》，在其弟子陈涵度处。我有伯年无款画，堇叔为题，上书“无量寿佛”，旁题云：“先处士手泽，偶搜故篋得之，庚午长夏，酷暑，持赠冰生老友。”钤任堇叔朱文印，旁题云：“一苇而来，只履而去，既要西

行，何苦东渡？毕竟疲于津梁，不如蒲团少往。丁丑仲秋，真逸借天池题佛像句。”达摩御朱红袈裟，席地而坐，笔墨浑纯古朴，虽小幅，亦殊可珍。伯年卒，堇叔只十五岁，伯年呼之为小和尚，民国三十五年夏，亦患肺疾，殆传染所致。堇叔有一女野平，因婚姻不遂意而自尽。堇叔所撰诗文，未刊，其弟子吕万为录遗稿凡四册，分《嫩凉文存》、《嫩凉诗存》、《嫩凉词存》、《嫩凉杂著》，涉及当时之朋好，如吴趼人、俞语霜、钱太希、张聿光、时慧宝、钱瘦铁、马企周、陈端友、李怀霜、俞逸芬、李祖韩、商笙伯、钱化佛、唐吉生、周新庵、张石园等。又有一长牍致段执政者，是五册，我友蔡晨笙得自旧书铺，以我喜搜罗文献，即让归纸帐铜瓶室。

上海豫园有任伯年为小刀会所作之《观刀图》，实则不然。我亦误信之，据丁羲元考订，实与小刀会无涉，盖小刀会起事，其时伯年仅十三岁，尚在萧山。点春堂曾为小刀会城北指挥部，只十八个月。原来之点春堂在一八五五年已半毁于火，《上海县续志》云：“点春堂在豫园东北隅，咸丰十年，被西兵所占，改造洋房，风景荡然，事后谋恢复，同治四年告竣。”因此，任伯年所谓点春堂，已非从前，且款中所云宾日阁，既非点春堂之正屋，更与早毁于火之小刀会办公室毫无联系。又伯年居三牌楼，离豫园为一箭之遥，且得月楼等处，为沪上画家聚会之所，此图应附设园中之花糖公会之商人所邀，作图以补壁，取名《干莫炼剑图》，非《观刀图》，与小刀会绝不相干。据钱镜塘云，伯年别有一幅《干莫炼剑图》，藏故宫博物院，与为豫园所作，布局不同。